

捕捉故事，手到擒來

文 | 謝韻茹 (臺文館) · 圖 | 臺文館

Capturing Stories, Easy as Pie

臺灣手語 (Taiwan Sign Language) 是國家語言之一，足以表達複雜的思想、情感。它的形式不是表現在文字雕琢，而是透過 62 種手形、22 種位置，加上臉部表情、眼神、頭部移動等非手勢 (non-manual)，似一幅 3D、立體的圖像式語言，需要更多細膩的覺察、豐沛的感受力，才能捕捉指間飛舞的故事，手到擒來。

小說與真實存在的聾人形象

聾人有文學嗎？翻開臺灣文學作品，不乏以聾人為主角的文本創作。最為人熟知的是王禎和《嫁妝一牛車》，主角是耳朵半聾的「萬發」，「刃銳的、有腐蝕性的一語半言，仍還能夠穿進他堅固防禦的耳膜裡去。」以寫實銳利的筆觸反映複雜的人性悲劇。近代則有吳明益〈人如何學會語言〉，在小說塑造一位能聽辨鳥語的後天聽障者，發明了如何以手語來形容鳥聲，「黃鶺鴒的叫聲是掉落在草叢裡的銀針、紅隼是從天而降的匕首」，飽含優美的詩意。

跳脫小說人物的塑造，現實生活中的聾人既不悲情也不詩意，與常人無異，差別在於使用語言習慣的不同。可惜的是，在欠缺視覺線索的聽覺主流社會，造成資訊落差，必須仰賴手語翻譯員的協助，使得聾人居於單向、被動接收資訊的劣勢。因此在博物館的導覽場域，常見到聾人必須專心注視導覽員身旁的手語翻譯員，與導覽員的互動交流有限。

如果一篇好的小說必須跳脫刻板人物，聾人是否有可能躍身為導覽員，自信親切地以手語向觀眾導覽解說知識。老掉牙的故事從此改寫，開啟新意。

「聾導覽」在博物館大展身手

2019 年《國家語言發展法》將「臺灣手語」列入國家語言之一，意味著博物館提供的觀眾服務應以母語為導向，才能回應多元觀眾的需求。因此我們繞過直接聘請手語翻譯員的捷徑，選擇另一條人煙罕至的小徑，挹注資源及時間成本在聾人導覽員培訓，期望打造以「臺灣手語」為主體的友善導覽環境。

為期三日的「臺灣手語導覽共創工作坊」濃縮了館舍建築歷史特色、「文學力—書寫 LÁN 臺灣常設展」內容，導覽素養技巧及導覽實務演練。基於臺灣手語不僅是聾人的母語，也是大眾需要認識的國家語言，因此培訓對象除了聾人，也包括具有手語翻譯基礎的聽人。不同的是，聾人導覽員擁有較多的主導權，聽人翻譯員的口語作為被動輔助，不能介入干涉。

然而，口語和手語是截然不同的兩套系統，口語翻譯手語比手語翻譯口語更加困難，甚至跟不上手語速度。原來臺灣手語包含「手形」、「位置」、「動作」、「朝向」及「表情」。一句話裡能同時表達主詞、受詞的互動關係，並且隨著「位置」的改變，意思也隨之改變，必須敏銳觀察，具備洞悉的眼光。於是在培訓工作坊，我們看見聾人與聽人合作搭檔時，必須換位思考、溝通討論，建立在雙向、平等的交流，導覽火花於焉誕生。

聾人以手語訴說自己的故事

當喧囂退位，世界頓時安靜下來，轉變為斑斕流動的畫面，聾人神采飛揚，飛快比劃著各自的感受與思考，寂靜卻熱鬧非凡。

參與培訓工作坊的某位高齡聾人，以嫻熟的臺灣手語回憶童年時光，常騎腳踏車經過臺文館，走進參觀時，腳底傳來木板踩踏的觸感，是一段珍貴的歷史記憶。臺灣手語在介紹專業的日治建築工法時也不含糊，「牛眼窗」除了比出「牛眼」外觀，也比出一開一闔的百葉，表達其具有通風換氣的功能，生動又傳神。臺灣手語導覽結束後的資源箱體驗，也邀請聾人各自帶來具有紀念價值的物件，母親贈送的項鍊、定情手環、復古打檔車的老照片等，分享物件背後蘊藏的故事。

手語也拉近了人與文學的距離，激發兒童的想像力及感受力。臺文館於暑期辦理「兒童手語夏令營」，招收各二分之一的聽人／聽障小學生，共同在三天兩夜的營隊裡，學習如何以臺灣手語演示童詩。結合視覺、動態性的臺灣手語，讓扁平的童詩躍出紙頁，有了表情、動作及性格。可貴的是，他們透過營隊相處，訝異彼此的不同，也溫柔接納了彼此，自由穿梭在有聲無聲的國度，更加柔軟包容。

聾人真的沒有「文學」嗎？或者應該問，文學創作為何侷限在文字形式？臺灣文學史以原住民口傳文學做為開端，多元文化思潮的洪流下，或許該放下文字優位主義，尊重不同的語言使用者，願意傾訴自己的記憶與生命故事，綻放人心深處的光亮，文學的意義由此彰顯。

當聾人可以自在地使用手語訴說自己的故事，屬於聾人獨特珍貴的生命故事，才有「手到擒來」的一天，發展出臺灣多元族群、豐富有機的生命文學形貌。



1
2

- 1 通過「臺灣手語導覽培訓共創工作坊」的聾人導覽員，以自信嫻熟的臺灣手語為民眾導覽常設展。
- 2 「小手華爾滋—兒童手語夏令營」促進臺灣手語向下扎根，也營造聽聾共融的友善環境。